

● 歌之泉湧 ●

八月十三日，下午三點多光景，在斜風細雨中，我們來到西雅圖的一家殯儀館，參加王太太最後的追思禮。

這家殯儀館是日本人開設的，其外觀毫無殯儀館的建築形式，而只是一般住家民房的样子，「也許是拿自家房子開殯儀館吧！」我不禁如此猜想。

進入室內，所見的擺設仍然是住家的——兩床沙發、柔軟的地毯，茶几上擺著數本期刊，牆壁的裝飾與窗簾的花色透露著典雅，室內的氣氛是如此溫暖、寧靜，彷彿主人剛起身去沏茶準備接待老友似的。

接著我們依序走上二樓，原來一樓是接待室，二樓才是進行告別式的地方，有兩座人頭的石膏雕塑，分別擺在樓梯轉角及走廊上，塑像眼光炯炯，神情安寧，似在引導孝眷作生命的哲思……窗外，飄忽的細雨已不再那麼苦寒，王太太學佛的虔敬神情，此時竟自然地浮現眼前……我們來到了祭禮室，這房間約有十來坪大小，門右邊有個如字架的高脚台，台上小日燈昏黃的光芒靜靜地灑在台面的本子上，這是給來賓簽名用的。簽名簿一則是留作紀念，一則是提供孝眷事後回謝函的依據，貼心的設計，省卻眷屬多少麻煩！除此之外，這房間倒布置得相當簡樸，只在角落裡擺著一架黑色的鋼琴，據說如果喪家需要，殯儀館會連絡專人，配合祭禮的儀式演奏曲子，當然這項服務是計時的。此外五、六排靠背的米色沙發依序並列著，想是給參加祭禮的人坐的吧！在

扎手學參

記側禮喪圖雅西

諦見/

靈頭處是祭禮室的中心，也就是停放靈柩，供人憑吊、瞻禮的地方。靈柩正面共有左、右兩扇門，右邊的門已經鎖上，左邊的門倚靠著，以供瞻仰遺容。我們看到王太太如熟睡了一般的安祥，神情安祥，病床上掙扎扭曲的痛苦顯然已成過去，佛陀帶給她的安慰表現在那張安祥寧謐的臉上。

殯儀館一位工作人員穿梭不停地佈置場地，他的穿著是如此正式——著西裝、打領帶，不像我印象中鄰居喪事的零亂、嚎哭、喧嘩、人羣、車隊，倒像是在替王太太太辦一件事似的。此時，我竟感覺來此

的目的只是來探望熟睡中的她老人家而已……工作人員從邊門進入另一個房間，搬出一尊佛像，還有燭台、淨香爐、香……他的動作敏捷、俐落，很快地就把壇城佈置起來。據說這家殯儀館能依孝眷的要求，提供各種宗教儀式所需的物品，這些物品不但精緻，而且正宗，可見此地經營這一行的人必須熟知相當豐富各種禮俗、信仰差異才行！

不久，另外兩位西裝筆挺的男士，捧了兩盒黃色的菊花恭敬地站在靈前，靜默片刻後便將黃花獻上。看他們必恭必敬地行禮，起先我以為他們是王太太生前親戚好友，最後才明白原來是負責錄影的攝影師，為王太太在世間留下永恆的紀錄，當然這也是殯儀館的一項服務。

獻花後，追思禮便正式開始了，有七位法師身披海青袈裟引導念誦。內容以念佛為主，再加上心經、發願文、三皈依與回向淨土，中間由法師說偈、開示並披讀追思文。王家親屬都是受過高等教育，在社會上有良好職業，此時他們在哽咽啜泣中隨著法師的引導，或頂禮、或長跪，行禮如儀地表達了對王太太的哀思。整個祭禮約四十分鐘結束，工作人員隨即將棺木的最後一扇門關上，此時王家主人拿出一包花生糖，分贈給每一人，這倒是我生平第一次接到的習俗，不知隱含著什麼意義。

接著便要進行化火了，我以為要坐車到荒郊野外的化火場去，其實不然，化火室就在地下

室，它是這棟建築設計的一部分。兩位工作人員輕輕地將靈柩推進電梯（原來靈柩是架在有輪子的棧車上），我們也跟著下去。地下室是個停車場，盡頭處是焚化室，旁邊又有一間冷凍室，想來是存放遺體用的。靈柩推到焚化室前就煞住了，此時是孝眷與亡者告別的最後時刻。在法師的誦經聲中，哀傷的子女淚如雨下，再一次跪哭在地板上，兩位工作人員才將靈柩輕輕地送入焚化爐內，關上門，按了幾個鈕，王太太的一切就在火中慢慢化去！

離開的時候，我一直在想，美國處理亡者喪禮的情況與台灣竟有如此大的差別。據說從將亡者領出、訂購棺木、安排時間、場地，乃至出殯、火化（亦有土葬）、換骨灰，全部都由殯儀館負責。以今天為例，從告別式到火化，只有二至三位辦事員服務或協助，高行政效率，使得喪禮的進行顯得秩序井然，而空間設計的完整性、訴諸情性的、恰到好處的、以及及服裝整齊、威儀良好的敬業態度，不但照顧到生者的心靈感受，亦使人感覺亡者一如生前般的貼近，因為她是如此受禮遇、尊重；像台灣常見的殯儀館的辦事、趕場「道上」、「土公行」，就不一樣了！

「誰管你家死了誰？」「快！我們後頭還忙著……」喪事混亂糾纏著，在處理上亦多麼反應出難以名狀的驚愕——純粹在辦理一件喪事，而不是在處理生離死別。從這一點差別上看，我不得不承認我國素稱

「禮儀之邦」的文化有待省思了。

生離死別是生命中必然經歷的痛苦，「哭」則是人類直洩哀情的一種方式，可是台灣喪禮的哀思往往在「五子哭墓」、「招魂歌」、「三藏取經」的號啕聲中喪失殆盡，甚至還有歌舞、電子琴花車，不知是為慰亡者在天之靈，抑或是為滿足生者聲色之慾？在西雅圖這幢小小的殯儀館裡，人們以最簡單、樸實、莊嚴的儀式來表達追悼之禮，用「感謝亡者生前一切努力」的態度來面對自己的哀情，在喪禮中，亡者無言的現身說法，更能使生者感受到生命存在的珍惜，而在台灣，這份意義早已隨著喪禮型態的轉變失落了！

窗外，雨仍然淅淅瀝瀝地灑下，參與者的車影一個個地消失在雨中，漸漸地，然而，台灣與西雅圖喪禮的兩幅景象卻在我的心版上清楚地浮現出來，久久不能拭去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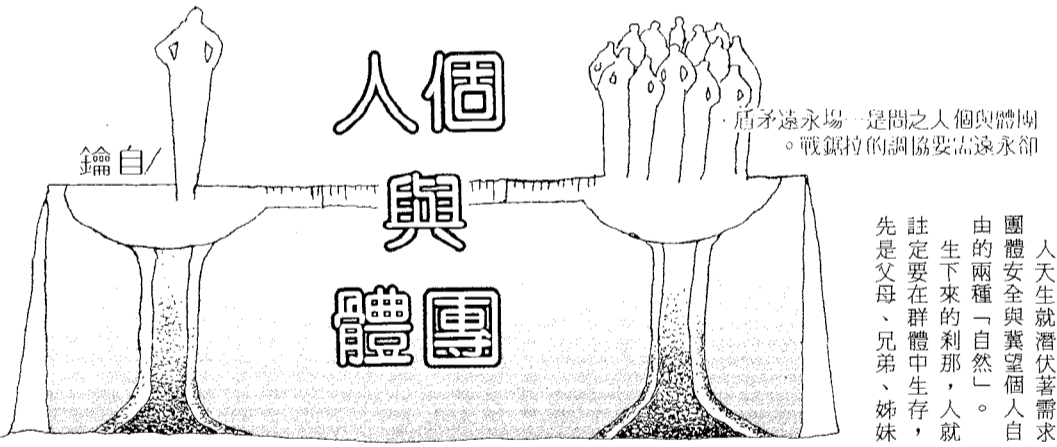
歌·之·泉·湧

「我要出家！」是行者來寺的前提！

「我要」，從緣起來看，就有許多實存上的互動關係，「我要」的另一個衝擊是「我不要」，從表面上看，是父母、親友的阻難、勸說；而內在更根源的是自我的掙扎與決定，沒有人可以幫助你，除了自覺。沒有自覺，「我要什麼」、「我不要什麼」，負責的人生也將不會出現！

滿籬

「出家」是要成就超俗的



人天生就潛伏著需求團體安全與冀望個人自由的兩種「自然」。

生下來的那個，人就註定要在群體中生存，先是父母、兄弟、姊妹，再是鄰居，稍長還有老師、同學、路上的行人、客戶……甚至睡覺時，還有室友；斷氣後，旁邊也埋著曾相識或不相識者的骨骸，自己也同時是別的屍體永久的鄰居。這樣的經歷最大的成就是：人「習慣」在團體內生存。離群往往變成令人無法忍受的孤島，對未經訓練的人來說，可以是極大的恐懼。

有趣的是，每個人都是一無二，不只肉體無法揉碎了和另一個人的攪在一起，就是思想、立場更是千差萬別，即使同在一個團體，受團體的影響也大不相同。

澎湃洶湧的個獨性在群體中需求展現自我，「打破藩籬，擁有個人生存時空」，當在群體適應長久或呈現僵化現象時，尤為內心強烈的吶喊。

心胸開闊、眼光遠大地觀察大環境，生起慈悲、關愛的願力本不簡單，但客觀而縝密地剖

再是鄰居，稍長還有老師、同學、路上的行人、客戶……甚至睡覺時，還有室友；斷氣後，旁邊也埋著曾相識或不相識者的骨骸，自己也同時是別的屍體永久的鄰居。這樣的經歷最大的成就是：人「習慣」在團體內生存。離群往往變成令人無法忍受的孤島，對未經訓練的人來說，可以是極大的恐懼。

有趣的是，每個人都是一無二，不只肉體無法揉碎了和另一個人的攪在一起，就是思想、立場更是千差萬別，即使同在一個團體，受團體的影響也大不相同。

澎湃洶湧的個獨性在群體中需求展現自我，「打破藩籬，擁有個人生存時空」，當在群體適應長久或呈現僵化現象時，尤為內心強烈的吶喊。

心胸開闊、眼光遠大地觀察大環境，生起慈悲、關愛的願力本不簡單，但客觀而縝密地剖

志願，以「覺」的鑰匙去打開人生另一扇門，同時也為他人開啓心門。

任何限制，都是從自己的內心開始，當挫折、害怕……出現時，劃地自限便使無

檢查自己是活在自己所描繪的層層地圖中？還是在不斷驗證地圖與現況中？這一連串的反芻，對自己的困惑是一種洗滌與更新，若不給自己設限，無形中就少掉許多

修行的確只是平常事，開悟也必定是平常事。

許多事在未發生之際，我們總會對它充滿焦慮、期待、計劃、擔心……「待」它「真的發生了」，只要你細思經過，會猛省：不過如此！但是，如果你一直拿某一個「結果」來衡量、比較，你永遠只能活在不安的不滿足裡。

生命中沒有究竟的完美，但每個存在卻已是因緣下相對的完美。把「期待」放下，接受自己，也接受每一個發生，因為，你根本不需要追逐完美，只需要「老老實實」地靜觀因緣的生滅，這或者就是一種「活在當下」的真實吧！

限的潛能只化為有限的成就。莫自築藩籬，努力拓展新領域，多向外了解「事實是什麼？」自由地讓概念式的信仰在經驗中試鍊，直到證明它確實不謬為止。坦誠地

限制我們人生發揮的藩籬。鑰匙就在我們手中，只是去開與不開門而已！

開悟

心路

會人